



几天前,因为讨论山区学校“心理扶贫”方案,我又忍不住“碎碎念”了一番,再次讲起十年前让我感动的一段与孩子有关的往事。

十年前,我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。她就读的幼儿园,从园长到家长,都很有爱心,常常会组织各种公益活动,为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提供捐助。

有一次,几位爱心家长带着几个孩子上山,亲自去到边远的山区,一方面看望山里的孩子们,另一方面也顺便“教育教育”自家的“福娃娃”们。

山区孩子的生活,远比大家想象得更艰苦。寒冬里的衣不蔽体,成长中的食不果腹,留守儿童寂寞孤独……眼前的一切让同行的大人们心痛不已,然而最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是,铭宝妈回来后的一段分享讲述——

大家去看望村里一位13岁的孤儿,推开门,看见没有电、没有桌子的“家”里一片混沌,地上架着一口锅,就着燃烧的柴火和手机闪光灯的微弱光亮,勉强可见锅里煮着的土豆排骨。这是支教老师送给孩子的,孩子舍不得吃,已经放了两三天,知道珍贵的客人来了,于是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端出来招待大家。

大家远远地围锅而立,屋子旁边的猪圈让屋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孩子在黑暗中递筷子给大家,然而大人们僵立原处,没有一个敢上前伸手接过筷子。

就在气氛即将变得尴尬的瞬间,随行的五岁铭宝和仔仔很自然地接过了筷子,蹲在锅边很认真地吃起来。铭妈看在眼里,非常忐忑,生怕孩子吐出来,然而两个孩子很自然地咽下去了。一起前去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哥哥,看到小朋友们吃下了,也蹲下来吃了一口,然后含在嘴里,出门悄悄吐了……大哥哥后来告诉铭妈:“又苦又涩,还有一股煤油味……”

金秋时节,我率全家回故乡祭祖。那几个从未回过老家的晚辈,一路寻找我文章中写到的我们的地标建筑“洋房”,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。

抬头望,“洋房”静静地立在河边,拆去门窗的墙面十分空旷。孩子们惊呼:“乡下哪有这么气派的房子!”一个个兴奋地奔过去,却被篱笆拦住。我带他们沿着泥泞的小路,走到一只集装箱前,“这就是我们先祖的安身之地”。全家惊愕地望着眼前的祭台,烛光摇曳,香烟袅袅,十六代祖先牌位挤在狭小的案桌上,地上连一只拜垫都放不下。

十年前,因造宁波植物园,庄市拆了六个自然村。得知祖祖辈辈生活了四百多年的江南小村也列入其中,我们万般不舍,但顾全大局,很快都签了拆迁协议。村长最后一次召集全村处理善后,我从上海赶去了。经讨论,我们决定成立族务小组,分头采访,编写村史,并向有关部门建议保留这座闻名方圆百里,并有光荣革命史的百年洋房,为后人留下我们村的根。

这些事都做成了,经过我多次写信、著文,乡亲们四处奔走呼吁,“洋房”保留下来了,成为植物园唯一遗存的旧建筑。但有件事很难处理。我们村本有祠堂,在宁波解放前被台风刮倒,拆下的木料被征用造船,支援解放舟山,后一直未重建。村里有东、西二间“堂前”,原是议事、办婚丧

说这句话的时候,大哥哥满眼泪水。不知道,他的心是不是因为小弟弟们而感动——他们毫不犹豫就做到了大人们做不到的事情……不仅是他,所有的大人们在孩子们面前或许都会突然心生惭愧:原来,真正需要“受教育”的,不是年幼的孩子们,而是大人们自己。

那一刻,突然明白,原来很多时候,大人们的“善心”背后或许正隐藏着分别心,隐藏着因为觉得别人“不够好”而想要妄加改造的心;而在孩子眼里,全然没有“残疾”与“健全”的分别,每一个“他的孩子”,都是值得尊重和接纳的完整生命。

因为没有分别心,所以山里的那猪肉和米其林餐厅里的肉一样美味;因为没有分别心,所以当想要教育孩子的大人们回到孩子们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,孩子们或许会说:“山里的太阳!绿绿的田野!蓝蓝的天空!很多小动物!他们笑得很好看!”

原来,真正的善心,不是只在别人身上看见艰苦、贫穷、匮乏、残缺,而是透过所有这些表象,依然能够看见:一个个有尊严、有力量、平等、美好而自信圆满的生命。

转眼十年过去,当年的孩子们已经进入了青春期。愿所有的宝贝们:青春飞扬、永葆童心。

## 寻根之旅

定,不仅有男性后辈,还有各家的女儿、孙女的名字,我们姐妹的名字都在上面。几个晚辈找到自己的排行、名字,惊喜万分。祭祖应非常隆重,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,现在只能持香鞠躬。从外地赶回的几个叶家子孙,竟跪在刚下过雨的泥地上行大礼。村长劝阻,心到就是礼到,不必如此。他们说,我们的根在此地,不如此,无法表达心中敬意。

烛泪点点,小河潺潺,梵音萦绕,“洋房”无语,全村人恭敬站立,默默祝祷。望着牌位上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排行,我的眼前出现了我辛劳一生,在小村孤独逝去的阿娘;我小时候年年拜祭的澄东公公和

两年前的夏天,在上外贤达学院任教的李雁兄暑假回到苍南老家,微信中说要给我快递一些马蹄笋尝鲜。我只知道冬天的冬笋和春天的竹笋,真不知夏令时节还有什么马蹄笋。

李雁快递来的马蹄笋每一个都是用保鲜膜封好的,看上去就很新鲜诱人,家里一直有老镇源虾籽酱油和虾籽,于是决定下厨做马蹄笋三吃:虾籽油焖马蹄笋、白灼马蹄笋蘸虾籽酱油、白灼马蹄笋蘸芥末酱油。虾籽油焖马蹄笋,和油焖茭白差不多,起锅前撒上虾籽翻炒,确实更鲜美。马蹄笋白灼

“紫薇开最久,烂漫十旬期,夏日逾秋序,新花继故枝。”

由夏入秋,紫薇花开,白的、红的、紫的、淡紫的,还会不同深浅变化,花瓣皱缩着,像一条新裁出的漂亮的小裙子。尤其是暮雨后,洗去尘埃,一树天真烂漫,仿佛是一群穿着纱裙的姑娘在跳舞。

也在一场雨后,穿过开满紫薇花的大道去看金江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展。一位作家的百年,是可以看见一些东西的。

见一位长者迎面开心地笑着,就是金江先生了。这是一张能让人听到朗朗笑声的照片。金江先生被誉为“中国当代寓言的开篇人”,原名金振汉,又名洛华。喜欢洛华这个名字,有天地的清华,就是照片里那个风华正茂的民国少年的样子,人如其名。

1923年,洛华出生在温州八字桥樊宅屋。父亲是个店员,爱好书画,擅长珠算会计。母亲是个家庭妇女,能背《千家诗》,还会讲故事和谜语,这给小洛华播下一颗爱好文学的种子。

洛华六岁那年,父亲失业了,于是举家迁往上海谋生。十三岁的洛华,就读于上海明晨小学四年级时,写的《母亲》获得了全校作文比赛一等奖。接着,作文

阿爷梦熊之墓;耳畔又响起了那几位太婆的笑骂:“西(死)小娘,指拇头上又包上了凤仙花,介要好着,嫁给啥人去?”不禁泪眼蒙蒙。

木鱼敲响,我惊醒过来。曲终人散,叶家子孙终将星散,但只要叶脉不断,我们就不会是无根的浮萍,千万里地走,我们仍会是叶家人。



苹果和梨 (彩铅) 朱丹

还不叫马蹄笋),看此笋与马蹄笋的形状极为相似,就赐名为“马蹄笋”,从此它就成了皇室贡品。

今年八月,我约了邵琦教授等师友携家人去品尝吴越美

## 马蹄笋

刘国斌 食。邵教授是李雁二十年前就读中国美院的本科老师,于是我特别邀请李雁带着马蹄笋直接来吴江宾馆和大家欢聚。我将一大盒新鲜马蹄笋交给大厨方利峰,他问我想怎么吃?我的回答是随意发挥。面对如此鲜嫩的马蹄笋,方大厨当晚为我们呈现的是马蹄

《一个穷苦的同学》,诗歌《捉虫》(秋天到了),相继发表在《小朋友》杂志上,个人照片也刊登在杂志的“我们的小读者”栏目。小小少年心中藏着的那颗文学种子,被春雨唤醒,破土而出了。

洛华十五岁那年,日寇进攻上海,他随家人逃难回到温州,就读于温州中学初中部。接着,日寇的飞机炸毁了学校,学校也不得不迁至青田水南。那时,中国没有一寸土地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。

时代更替,家国变故,在洛华的身上刻下一道道的深痕。1941年3月2日,洛华的父亲病故于上海,此时洛华只有十九岁。没有了父亲,家境也越来越困难,考入温州中学高中部的洛华,下半年就休学了。温州三次沦陷期间,洛华在硝烟中辗转求学,又数度辍学,然后走上教育岗位,开始长达四十年的教书育人生涯。值得记录的是,1941年5月22日,洛华的诗歌《沙漠之歌》发表在《前线日报》“战地”副刊上,署名金江。这是“金江”笔名之始。

1953年,金江先生响应作家张天翼“请为孩子们写作”的号召,从诗歌创作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。正是作为老师的他,看到了儿童读物的匮乏,以致学生精神世界的苍白而选择了寓言——百花园里这一枝“清秀淡雅”的花。这个选择不论于他个人,还是中国当代寓言文学创作领域,都有着历史性的意义。

1954年1月30日,金江先生创作了《寓言四则》——《乌鸦和画家》《批评家》《小鹰试飞》《两段木头》,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,被誉为当代寓言的开篇之作。这一年,金江先生才三十二岁。

在特殊年代,金江先生的书稿、藏书、日记本几乎丧失殆尽。1979年,金江先生的寓言集《狐狸的“真理”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初版印行就达十万册。

此后,他的创作如初草木般葳蕤而茂盛——寓言《狐狸和螃蟹》《狐狸和猴子》《老驴推磨》《平面镜和哈哈镜》,童话《树叶儿飘飘》《小青蛙呱呱叫》等等,与小读者见面。可见金江先生并没有被生命里的磨难消灭了心智,积蓄已久的创造力如初升的朝阳喷薄而出。

回首百年,我们可以想象,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交替中,金江先生就像一只穿越雷电暴雨的海燕,飞入了

人不能不吃,乡下旧民居白墙壁上见过红漆大字:“闲时吃稀,忙时吃干,平时半稀半干,杂以番薯青菜之类。”有稀饭吃,有番薯青菜,比肚皮空着强。

吃为大事,非吃不能活,越王勾践兵败失国,沦落到吃山草。山草比观音土好,我祖上战乱时,又逢大饥荒,天灾人祸赶到一起,饿得狠了,吃下一肚皮老糠,硬生生撑死了。安厝期满,入地下葬,人早已经成了枯骨,老糠犹存,祖父见了又一顿大哭。

有老人告诉我,旧时荒年,野菜早尽,春日里,将柳条前的嫩芽捋下,盐腌片刻,滴几滴香油,算作一顿口食。草木一秋,凡俗一世,有人生来就是锦衣玉食、饭来张口、的富人家,有人劳作一生,还是鸡衣白结、食不果腹的贫民。乡下不少人信命,感慨说,一世勤一世穷,万般都是命,半点不由人。也有人不信命,克勤克俭,终于云开见月。古代做官的人,在官治事,官皆给食,大夫以上职位,更得享受肉食。至今故乡乡人还称公门中人为铁饭碗,所谓吃衙门饭。

吃肉吃菜,都是吃,却有高下之分,为官僚吃肉,为平民吃菜。先秦时候,民七十方可食肉,吃的还是鸡鸭猪狗之类,生平不知牛羊滋味。唐朝还有人订家训,学业未成,未入仕者,不得吃肉。春秋时平民曹刖说肉食者鄙,未能远谋。贵人又骂素食者陋,贩夫走卒。肉食者未必全然皆鄙,素食者未必全然皆陋。鄙陋云云,多属彼此偏见,原因是吃饭不均不寡。

《礼记》载,天子社稷皆太牢,诸侯社稷皆少牢。太牢者牛、少牢者羊,皆为极尊贵的祭品,不是寻常肉食。诸侯无故不杀牛,大夫无故不杀羊,士无故不杀犬豕。历代均有屠牛之禁,牛耕田,民人之命,犯禁惹杀身之罪。汉墓壁画和画像石、画像砖庖厨图,多见宰猪和屠狗事。北朝后,羊肉为贵,唐朝亲王以下所赐食料每月给羊二十口、猪肉六十斤、鱼三十头。两肩担一口,心性难免好吃,馋嘴、贪吃,都算是好吃。

《世说新语》的故事记载,桓温的送别宴上,从事罗友坐坐很久,桓温问:卿向欲咨事,何以便去?答曰:听闻白羊肉美,一生未曾得吃,故冒求前来,无事可咨。如今已饱,无需再留。并无惭愧。罗友早年即好吃,知道有别人祭神,也起早去讨一顿酒饭。时人大抵是很赞赏这祭祀径的,以为任诞,见名士风度。

馋嘴为馋,贪吃乃贪,又馋又贪,说的是饕餮兽。饕餮的模样令人敬畏,古人视其为四大凶兽之一,传说那物眼睛生在腋下,羊身人面,虎齿人爪,声音如婴儿啼哭,极为贪食,居然将自己躯体吃光了,害得自家性命。书上还说有人为饕餮,身上多毛,头顶戴豕,贪如恶狼,爱财,不食人谷,强者夺老弱者。

满天花彩霞中,优雅而轻盈。金江先生在《为童心恢复名誉》一文中说:“假使有人给我一顶‘童心作家’的帽子,我倒很乐意接受的。”一张照片里,金江先生坐在书桌前,背后挂着一幅字,上面就写着“童心”二字。“童心是心灵之本源”,是一颗童心,给予了金江先生年轻的生命力以及创作的信念。

万物都有一颗童心。紫薇,还有一个名称叫痒痒树,枝干一有微小的触动,枝梢就颤动不已。这多么像刚学笑的婴儿,被人逗一逗,挠一挠,就“咯咯咯”地笑开了。在紫薇花开的时节,去看金江先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。想着,创办于1994年的“金江寓言文学奖”,何时才能回到先生的家乡呢?

